



150万张照片 背后的底层尊严

一块块巴掌大的长方形工牌，分别对应一张张青涩的脸。它们陈列在桌子上，用线穿着，远远看过去，安静、密集、面目模糊。这些工牌变身“手工书”，作为打工时代的印记，出现在北京一家中信书店的展览现场（见右图）。摄影师占有兵的新书《如此打工30年》在这里举办发布活动。

1995年至2025年，占有兵在广东东莞打工30年。从2006年开始，他拍摄了150多万张记录东莞打工生活的照片。他从中选出127张照片，与背后的故事组成了新书的内容。



谁是“郑婷”？

“她不是郑婷。”占有兵站在一排照片前纠正。那是一双美丽的眼睛，黑白分明，目光飘忽涣散。占有兵曾经举起相机，定格眼前正在劳作的东莞女工。

同样的描述，适用于曾经的报道中的郑婷。2020年，我到东莞采访占有兵，在他拍摄的工人生存实录照片中选择了几张作为报道配图。其中一张的主角是名叫郑婷的东莞女工。相似的眼神、相似的背景，我脱口而出：“她是不是郑婷？”占有兵给出否定的回答后，回忆起关于郑婷的细节。郑婷的那张照片，是拿着皮包在缝纫机前操作。郑婷不关心上一道和下一道工序，她对自己的环节非常熟练，但不会做一只完整的皮包。在占有兵镜头的焦点之外，“郑婷”们的身后是许多密集、模糊、年轻的面孔，他们都在流水线上忙碌。

密集是这些照片的一个特点，暗合中国制造业变迁的30年。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一大批年轻人离开家乡，进入广东的工业区。他们满怀希望，通过打工追逐命运的另一种可能。占有兵专门在东莞的城中村租了一个几平方米的仓库，小心保管着那150多万张照片以及重达6吨跟打工有关的物品。

有不少年轻读者分享阅读新书的感受，认为那是“经济上行年代”。有些读者在社交媒体追忆当时的穿搭，模仿当时的妆容。然而，在当年选择打工，真如回忆中那么轻松吗？“进城打工，首先是为了谋生。”占有兵的答案是残酷的。他试图通过记录去回答这样的问题：“中国制造”闪亮世界，是什么人、在什么情境下制造出这些畅销全球的产品呢？1995年，他从武警部队退伍后来到广东，先后在酒店、玩具厂、印刷厂、五金厂、电镀厂、电子厂打工。2000年，他应聘到东莞市长安镇的一家大型港资电子厂，成为一名保安主管。后来，从帮工厂拍活动、拍客人来访开始，占有兵走上了摄影这条路。作为熟悉工业区、熟悉工友的打工人，占有兵每天骑着自行车，脖子上挂着相机，开始持续拍摄工友的日常生活。二十多年来，他以图片、实物、视频、文字、手工书等方式记录着工友的生活，也记录着工业区的变化。

在占有兵的镜头里，打工人托起了“中国制造”，他们也在时代的浪潮中被不断重塑。



2012年6月18日，广东东莞，手袋厂的女工在用电脑缝手袋 图/占有兵

打工者的“茧房”



占有兵同样在浪潮之中。1973年，他出生于湖北襄樊（今襄阳）的一个村庄，高中毕业后去四川当兵，1995年退伍，到广东打工。那一年，他22岁，靠100个俯卧撑在那里站稳脚跟。在找到正式工作之前，车票是“护身符”。根据当时的规定，治安队查暂住证，没有找到工作并办理暂住证的人需要出示车票，车票日期在三天以内不会被抓。这也意味着找工作的期限只有三天。到东莞塘厦镇当晚，占有兵把简单的行李放到同乡的宿舍，在建筑工地过夜，枕头是两块红砖。

第一天、第二天过去，直到第三天，占有兵才看到招工信息——一家酒店招保安员。近一百名求职者等在酒店后院的停车场，保安队长指挥他们做俯卧撑。占有兵有每天锻炼的习惯，连做100个俯卧撑后，他得到了那份工作。两年后，由于集团整改，占有兵失业。他每天带着证件，骑着自行车，在一个又一个工业区穿行，检索工厂门口挂着的招工信息。

根据多年的保安管理生涯，占有兵写了本几万字的《工厂中的保安实务管理手册》，不少工厂一直在用。后来，他又通过自学考研，去念MBA课程。接触摄影几年后，他开始专于此，并把这当作自己最重要的生活方式。

随着占有兵拍摄的打工人越来越多，不少媒体开始关注他。从2010年起，他时常接受一些媒体采访，向外界介绍打工人的生活，在这个过程中会使用一些打工人常用的词。他突然意识到，这些词对于外人来说是陌生的，这是一种信息茧房。他开始总结这些词汇，希望能够标准化地呈现打工人的生活。比如，“工资高”其实是一个意味着“加班”的词。各地都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，工厂发放的基本工资一般不会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5%。因此，对打工人来说，工资高的工厂，其实就是每天加班时间长、每月连续加班天数多、很少或根本不放假的工厂。

占有兵解释，即使通宵达旦，为了工资高，打工人大多也愿意加班。比如，“工休”，指的是生产线统一休整的时间，每次10分钟，上午、下午各一次。生产线开动后，每个工位都必须有人，否则就会堆货。在四个小时的连续工作中，打工人一定需要一次喝水或上厕所的时间。由于没有人来替换解决生理需求的打工人，因此要设工休时间。每一个“标准化”的词汇背后，占有兵都能分享出具体的事例。

蚂蚁的进化

今天的占有兵似乎已经摆脱了传统“打工”的身份。7月，他入围2025年度徕卡奥斯卡·巴纳克摄影奖，该奖是全球最负盛名的摄影类奖项之一。2025年，全球共有12名摄影师进入短名单，占有兵和另一位中国摄影师占据两席。8月，他又在TOP20·2025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中获奖。他的新书《如此打工30年》也在近日出版。

占有兵的社交媒体动态中不乏媒体对自己的报道。但“打工”的痕迹又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他身上。2025年8月，新书活动前后，占有兵走在北京街头，仍是他标志性的高大身形、快脚步、牛仔裤，这次新加入了红色塑料袋，里面装着自制的手工书。路上经过一个饮品店，占有兵在门口拿起三个杯垫递过来，那是前一天他的新书活动赠送的周边。新书的海报摆在一侧，人来人往。显然，没有人把作者与眼前拎红色塑料袋的男人联想到一处。

在分享自己新书活动的相关信息时，占有兵也会分享自己的忐忑。他写道：“我还是希望看到世界的丰富，而不是个人的炫耀。这也是抽自己一鞭子，多干实事。”

占有兵最近读到一个生物学教授研究蚂蚁的故事。研究者让一只蚂蚁发现肉骨头，等蚂蚁回蚁穴报信时，研究者把肉骨头换成面包屑。此后，蚂蚁“帝国”发生了系列变化，以应对食物的变化。这位研究者在漫长的观察中，解析出蚂蚁具备更高级的认知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。占有兵称之为“蚂蚁的进化”。他觉得，这个故事如果不是虚构的，读起来还是非常有趣味。“这也是从看见、心底起意，到有一系列的观察和研究。在摄影中，我们总是漠视一切，去制造大量的雷同，这个观察者值得摄影人学习和致敬。”

身边的工友，无数的打工人，是占有兵理解的蚂蚁，“森林中有老虎狮子，容易被看见；也有很多蚂蚁，容易被忽视，但它们都是存在的。我想记录森林中的蚂蚁。”大多数时候，占有兵的拍摄没有明确的主题，经过的路人、身边发生着的事，去把它们拍下来，这是他理解的纪实。在占有兵看来，“当下”无法衡量记录的意义。他举例，从前长安镇有的招工广告，曾经写过不招某省的人；后来，一些招工广告变成了严禁非法招聘外国人。以前这里吸引着外省的人，“后来经济发展起来了，又吸引了国外的人来这里。”把这些招工广告收集起来，就是一份真实的时代文献。

在占有兵的回忆中，藏着不为人知的窘迫。第一天上班，队长到岗位巡视时，发现占有兵穿了一双白色的球鞋，要求他换黑色皮鞋。可是，他只有一双棕色的皮鞋，脚下的这双鞋还是前一晚在地摊上花30元买的，当时他全身只剩下三十多元了。占有兵只好小声告诉队长，自己没有黑色皮鞋，等发了工资后才买得起。队长想了想，让他从第二天开始转到夜班工作，这样没有黑色皮鞋也没关系。

他拍同事们匆匆忙忙上班、下班，拍招工、拍体检、拍离职，看着自己与他们一起“在流水线上手脚不停地劳作，每天加班超过三小时，青春随产品出口而逝”。“当流水线流走青春时，谁在记录这些沉默的螺丝钉？”占有兵举起了他的相机，一拍就是几十年。“如果出发时就有宏大理想，那我可能做不到现在这样。”他淡淡地说。哪只蚂蚁最值得记录？占有兵回答不了。他只是对准森林里的蚂蚁，按下快门。

据《南方人物周刊》